**古里行**

苏南有个镇，叫古里；古里有栋楼，叫铁琴铜剑楼；楼里有着200多年的藏书，现在几乎空了；楼旁住着个斫琴师，1991年生的。

我们早些时访问了那个地方，现在下笔时我竟对其称呼有些不知所措——

若是叫古镇是颇为不适的：虽说是这么阴蒙蒙的天，放在古镇应随便一捏就是就是水墨烟雨江南；它不是。它既没有炸鸡奶茶臭豆腐，也没有青旅酒吧咖啡馆，甚至连明信片和手工艺品都没有，也不怪我们去的时候一个游人都没有了。倒是有几块用油漆粉饰过的崭新牌坊，挂着一溜的大红灯笼，只是大门紧闭着。

它似乎也不能被成为是苏南的古建群落。我记忆中的江南的屋子理应是柔美婉约，随心随性的；但它不是。它有着徽派建筑的大户风范，及其独有的野气和硬朗。带着高高的马头墙，它房屋的整齐排列以一种在我生长的江南及其罕见的气势压过来，三进依次排布，屋前是一片更为开阔的广场，上面摆着一盘棋，是盘残局。

那就叫景点吧。可是这里着实略显荒凉了些，拿出航拍器竟能看到昔日辉煌的铁琴铜剑楼后院烂尾的一片废墟和建筑垃圾。

它和我小时候待的江南水乡村落更是差远了；除了一条过宽的，没有泊船的河，它周围没有其他纵横交错的水路亦或是遍布整个小镇的粉墙黛瓦。它崭新而又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远远望去和周围真正老旧的民居区格格不入。像是宣纸上突然的一笔浓墨重彩。

但它似乎还带着一点我以前在江南地带从未见过的豁达与沧桑。它在一片热闹中遗世独立，它不会因为你们的到来而开张店铺，售卖门票，开设游船，甚至是索要小费；它以一种老者的垂垂老矣的姿态望着来客。仿佛你来或是不来，赞或是不赞，它都在那里。

清风入弦，绝去尘嚣。

这是我站在门口听着屋内悠然飘出的斫琴师的一曲《醉渔唱晚》时想到的。

斫琴师姓顾，确实年轻，生于一个热衷于传统文化的世家，从小学笛看画拉二胡，遇到古琴便爱不释手了，虽深知自己年纪轻轻，仍是抛了工作埋头开始拜师学制古琴。只是他好像已经对我们的采访司空见惯了，流利地答完之后继续进屋捣鼓去了。

之后又访了铁琴铜剑楼，进了楼才发觉着苏式建筑的蛛丝马迹：繁多雕刻的装饰，生长在天井地板上的青苔，以及投进低矮而敞开的房屋里的割成无数井字形的阳光。

听了藏书四处流浪的故事，本以为有了印刷术，藏书并非难事，后才知朝廷焚书，战乱毁书，水火吞书的凶险之大。

这才知铁琴铜剑，琴是情怀，剑是气魄。

带着崇敬和不安从楼中出来，太阳已经到头顶了。看到了广场上不知何时到来的奔跑的孩子和笑得灿烂的老人。孩子们手里拿着的竟是久违的儿时一毛一个的吹卷口哨。

后来听说了这条古街的建筑是早在两年前国家就投了上亿的，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天文数字。只是后来又烂了尾，原因不详。回去的时候一路的店铺还是灯笼高挂大门紧闭，但竟有些希望它们能够永不开业了。

毕竟古里老矣，一人，一琴，一楼，足矣。

后记：

并非常熟本地人，有些见解未必确切。古镇的商业化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但仍希望投资者能够多费些心思，也愿守楼人们对文化的执着与信念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直延续下去。